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 BU

中国现代文学

平江不肖生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

平江不肖生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伯群 编选



華夏出版社

目 录

江湖异人传	1
何包子	43
秦鹤歧	60
神针	74
梁懒禅	84
杨登云	94
无名之英雄	110
孙禄堂	119
快婿断指	123
无锡老二	128
鬍福生	132
黑猫与奇案	139
岳麓书院之狐异	146

恨海沉冤录	157
一个三十年前的死强盗	166
皋兰城楼上的白猿	172
虾蟆妖	179
三个猴儿的故事	184
熊与虎	193
三掌皈依记	198
侠盗大肚皮	208
绿林之雄	217
没脚和尚	237
喜鹊曹三	250
近代侠义英雄传(节选)	259
附录:我研究拳脚之实地练习	316
平江不肖生小传	322
平江不肖生主要著作书目	325

江湖异人传

一 楔子

这篇记事的材料，十成中有两成是我亲眼所见，八成是得之诚实可靠的友人，于今将它详细写了出来。在看官们的眼光看了这一篇满纸荒唐神怪的文字，未必不存一个“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和看《封神传》、《西游记》一般的念头。但是此刻的我，在提笔记述这一回事，脑筋中觉得有三种缺恨。三种什么缺恨呢？第一，是恨我自己的文笔太恶俗，每次提笔作文，词不达意的地方太多，有许多曲曲折折的情事，我这恶俗的文笔不能描摹尽致，不能使看官们对于文字上发生一种美感。若在平日，作那些不相干的小说和种种消遣的小品文字，却马马虎糊地胡诌一会子所记述的事，半是空中楼阁。文笔所能达得出的，就写了出来；达不出的，便不写它也罢了。文章对不住事实的时候还少。惟有记这一篇的事，不能由着我这枝笔乱写。我这枝笔既是恶俗，将事实写出来，必不能使看官们发生美感，则是我的文字对不住这一篇事实了。我的文字对不住事实，便是我本人对不住做这事实的人，和那几位诚实可靠的朋友。所以这是我对于这篇记述的第一个缺恨。第二，是恨我自己不曾研究过神学，对于此篇所记述的事，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使看官们见了，增加信任的心，甚且认作《西游记》、《封神》第一类像思造的神话。第三呢，是恨我缘分浅薄，不得多与篇中记述的

异人周旋，耳闻目见的情事有限，即尽情写出来，仍不是仿佛其本领之万一。只是我未提记述这篇事实之先，已有了这么大的三种缺恨，不好就放下来不写的吗？这却又办不到。因为我一腔好奇的念头，驱使着我时时刻刻不能将这些事放下。风晨月夕、亲朋过从的时候，将这些事，一件一件地翻出来，作为清淡的资料。亲友总是听得忘饥废寝，动辄连宵达旦，在他人或者以为甚苦，而我因被一腔好奇的念头所驱使，乃欣然而乐道之。自居沪作文字苦工以来，曩日聚谈的亲友，都天南地北，莫说几年来不能相见一面，便是音问，也很稀少。我好奇的念头结果，所得来的一肚皮奇闻怪事，遂无从宣泄。《西厢记》上头说的好：“除纸笔代唇舌，千种相思向谁说？”我至今也是除纸笔代唇舌，千种奇闻向谁说？我做这篇的意思已说明了。毕竟异人是谁呢？有些什么奇闻怪事呢？待我一件一件的，分作一篇一篇的，在下面写将出来。

二 千里眼与顺风耳

戊午年十一月，我从汉口到上海来，寄居在新重庆路一个姓黄的朋友家里。我这朋友，夫妻两个，也是在上海作寓公，年龄都在三十上下。两夫妻好奇的念头，和我也差不多。我住在他家终日所谈论的，自然有大半是我平日由好奇之念得来的奇闻怪事了。

这日黄昏时候，我们三人正围火炉坐着谈鬼。忽然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姓张，因他排行第四，我们大家都叫他张四爷。张四爷进房脱了外套，我们就腾出点座位来给他坐了。他即笑着问道：“你们正在这里说些什么？我在门外听得声音，好像是说得很有趣味的样子。”黄太太嘴快，抢着笑说道：“我们正在这青天白日谈鬼话呢！”说时随用手指着我道：“老向肚子里的鬼话最多，在这里住几天也不知谈了多少的鬼了。”张四爷听了便笑嘻嘻地问我

道：“你肚子里有许多的鬼，毕竟眼睛里见过鬼没有呢？”我摇头答道：“实在不曾见过一次鬼。你是这么问我，难道你是真见过鬼吗？你又何妨加入我们这谈鬼的团体，谈些亲眼见过的鬼来听听哩。”张四爷也摇着头道：“我也不曾亲眼见过一次。但是我此刻同住的有一位姓陈的先生，他实在是驱神役鬼的本领。他这本领，我却是亲眼见过的。”我们三人当下听了这话，登时都觉得比谈那些虚无飘渺的鬼更加有趣味些。不约而同地齐声问张四爷见了些什么驱神役鬼的本领，而且都一叠连声地催着张四爷快说。

张四爷道：“这位陈先生和我同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前夜我才得领教他的本领，知道他是一个很奇怪很有研究价值的人。我只知道他姓陈，至今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初来我那旅馆的时候，据我那旅馆主人向我说，这位陈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才从广东到上海来。全没一些儿行李。这么寒冷的天气，他身上还只穿一件青大布夹袍，其穷就不问而知了。因碍得一个介绍人的面子，不能不给他住下，开给他说的饮食和住的房间，只怕是肉骨头打狗有去无回。我当时听了这些话，也不在意。出门人在外短少了盘缠的事，本来不算什么希罕，况且这位陈先生，还有一个有面子、能介绍他到旅馆里来住的朋友。就只少了点行李衣服，更是极寻常的事。一晌也没人将他搁在心上。到了前天夜里，旅馆主人到我房里来闲谈，因我和他认识得久，我住在他旅馆里，他一得闲，就到我房里来坐。前夜他来了，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道：‘张先生你说，看人是不容易么？’我就点了点头道：‘那是自然，古人不是说了“知人难，知人则哲”的吗？你说这话，是看谁看走了眼么？’主人伸开那巨灵掌，在他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道：‘你知道我前次和你说的那位从广东来的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么？’我说不曾见过面，怎得知道。主人举着大拇指道：‘这人有神出鬼没的本领，真是了不得。他也是一个老江湖，这种人倒不可不见识见识。’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有神出鬼没的本领哩？

“主人道：‘我家里这个瘫痪了的侄女，你是见过的呢！她不是从两三岁上就害筋骨痛，直病到此刻二十二岁，手足都蜷曲得做一团，已成了废人的吗？不知陈先生听得谁说，知道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废物。前几日忽然向我大小儿说，你不是有一位残废了的姐姐么？大小儿自是答应有的。他说，曾请医生诊过没有哩？大小儿见他问得没有道理，随口抢白他道，没请医生诊过，两三岁害筋骨，还能活到二十多岁吗？他受了大小儿的抢白，也不生气，仍是和颜悦色地说道：那么筋骨痛是已经诊好了吗？大小儿更加不高兴道：诊好了时，也不说是残废了。他还是不介意地样子说道：你府上的人也都愿意你姐姐的病好么？大小儿再也懒得答话了，提起脚要走。在这里就很奇怪，他见大小儿提起脚要走，忽然打了一个哈哈道：你定要走这么急，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难为情呢！大小儿已走出了房门，一听这话，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大小儿不成材，最是要嫖。我早知他不上正路，横竖一文钱也不落他的手。他在外面东拉西扯地欠了好些嫖账。这日是小月底，实在被逼得没有法子，就起了不良的心，趁他妻子不在跟前，偷开了首饰匣，拿了一朵值洋四五百元的珠花，一对八两重的金镯，打算去当店押了钱还账。只因见我坐在客堂里陪客，他是虚心人，怕我问他去哪里，只得到这陈先生房里，想胡乱支吾一时半刻。等我送客走了，便好出去。他偷这两样首饰的时候，房中并没第二个人。陈先生的房间相离得很远，并且小儿的房在楼上，陈先生的房在楼下，这两样首饰又是放在贴身的一件小褂口袋里，外面罩着皮袍皮马褂。见陈先生是这么说出来，小儿如何能不吃惊呢？但是这时我已送客走了，客堂里没人，打陈先生房里出来，便是客堂，出客堂便是大门，小儿虽是吃惊，只是心想跳出大门，就不要紧了。这时客堂无人，还不趁此出去，更待何时。所以虽听了

陈先生的话，也不回头，三步作两步地一溜就出了大门。谁知事真凑巧，他刚溜出大门，劈面正撞着他妻子。他妻子因昨夜见他唉声叹气，说话露出没钱使用，要找当头去抵当的意思来，已就存着提防他偷首饰的心了。这日见他的马褂，不在衣架上了，打开首饰匣一看，独不见了这两样贵重的，急得问话的工夫都没有，匆匆忙忙地追了出来。以为若是走的不远，还可以追赶得上。追到马路上两边一望，不见一些儿影子，一时不能决定须向哪一边追赶。我这门口，不是住了一个起课算命的先生吗？他妻子没了主意，就想回头起一课，看是从哪一边追赶的好，也想不到迎面撞个正着。张先生，你说，他妻子到这时候，还肯放他走么？遂一把扭了进来，硬从小儿身上将两样首饰搜了出来，还吵闹了好一会，直待我闻声出来，每人骂了一顿，才算完事。小儿这时就深悔不该不听陈先生的话，竟被自己老婆破获，弄得怪难为情的。只是心里一边悔恨，一边很觉得诧异。陈先生住在楼底下房间里，从来不曾去过楼上，并且独自在楼上悄悄地干的事，陈先生怎知道这般明白呢？又怎知道我妻子在门外，我一出去就会破获呢？这不是太希奇了吗？小儿心里这么一想，立时又走到陈先生房间里，一看陈先生已躺在床上睡着了。小儿也来不及讲客气，跑到床跟前几推几摇，把陈先生推摇醒了。翻着一双白眼，向小儿说道：我要和你说话，你就急急地要跑；此时我要睡觉，你却又来吵我了。小儿说道：你的话真灵验，我口袋里的东西，竟被我那不懂情理、不贤良的老婆抢去了。不过你怎么知道的？比亲眼看见还要明白，是个什么道理？你倒得说给我听。你说话既有这么灵验，我还有事，要请你帮忙。陈先生翻身坐起来，装作不理会的样子说道：你说什么话，我不懂得。小儿着急道：就是刚才的事，你怎么说不懂得呢？刚才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你不是打了一个哈哈，接着说道，你定要走这么急，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难为情的吗？

于今你的话应验了。我特来问你，你不要故意装糊涂罢！陈先生仍是摇头道：没有这回事，就是有，我的脾气不好，不论什么事，我睡一觉就忘了。小儿更急得跺脚道：哪有这么个脾气？故意装糊涂罢了。我刚才明明白白地在这房里，你还寻根觅蒂地问我那残废姐姐的病。我心里有事，问得我不耐烦了就走。到此刻还不上半点钟，你就是睡也未必睡了一觉。你这糊涂装得我不相信。陈先生见小儿那般着急的情形，方笑着说道：东西已经抢去了，还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我两只耳朵比你的耳朵灵些。你在我这里说话，你少奶奶在楼上开首饰匣点查首饰，口里骂你没有天良，拣贵重的偷了去还嫖账。一面骂，一面下楼向外面追赶，我都听得清楚，又看了你那不安的神情，不住地用眼探看客堂里，我心里已猜透了，所以能说得这么灵验。难道我真是个神仙，能知过去未来吗？陈先生和小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在隔壁房里，只间了一层很薄的木板，因此每一句都听到了耳里。心中不由得暗恨小儿太不成材。陈先生坐在楼下房间里，一面和人说话，还一面能听得隔十几间房的楼上，人家老婆在那里开首饰匣点查首饰，并听得出骂人的话来，这种精明还了得吗？小儿听了竟不在意，好像肚皮里还在那里思量：你既是一般的用两耳听得来，也算不得希奇了；就求你帮忙，也不中用似的。听完陈先生的话，一声不响就走了。

三 奇病奇治

“我当时听了，倒觉得奇怪的很，即走到陈先生房里，恭恭敬敬地一躬到地说道：我在隔壁听得先生和小儿谈话，不由得我钦佩到十分。小儿糊涂荒谬，何足以知道先生的本领。承先生关心舍侄女的病，感情不浅。陈先生见我进房是这么说，却不装糊涂了，随口谦逊了两句，让我坐下说道：我住在这房里，因时常听得一种

声音，仿佛小孩坐的摇篮，四个小轮盘在地板上滚着响。只是那声音，很沉重，推行得很迟缓，揣想必不是小孩。十九是残废的人，不能行走，才用这种推床。然这残废的人，若是男子终日在内室里推来推去，必然闷气难过。隔几日总得推到外面来一次，纵说此刻是冬天，推出来畏冷，但不在冬天必是要出来的。这旅馆的房屋，我知道是主人自己构造的。那么府上既有残废的男子，须用推床推着行走，这房屋建筑得不到十年，当建筑的时候，从内室到外面的门宸，为什么不做安得上拆得下的呢？像这样的高的门宸，要把推床推过来，不是要几个健汉来扛抬吗？并且我听在内室推行的声响，可断定接连几间房，都是没有门宸的，所以我能猜出是个女子。张先生你说，这位陈先生的心里，有多细密？”

我听得主人述这一段话，我心里也不由得很钦佩，并佩服那旅馆主人的心思目力也都不错。黄太太就在旁边插嘴说道：“这怎么算得是驱神役鬼的本领呢？这不过是现今最流行侦探小说当中的侦探本领罢了。”

张四爷笑道：“我的话还不曾说完，你就下起评判来了。自然尚有后文在下面。我当时问旅馆主人道：‘他说过了，你怎么说呢？’主人道：‘我说：陈先生的医道，想必是很高明。舍侄女从小就害筋骨痛，到于今已差不多满二十年了。不知还能治不能治？’陈先生道：医道我虽略知道些儿，此刻不曾见着令侄女，能治不能治，却说不定。我说：那是自然，我其所以说还能治不能治，是说已经二十年的老病了，又是最难治的筋骨痛，以为已是没有诊治的希望了。据先生说来，就是年代久远的，也有能治的希望吗？’陈先生笑道：若绝没有能治的希望，我也不说要见面的话了呢。我听了自是又惊疑，又欢喜。惊疑的是二十年来，不知诊过了多少名医，不曾诊好。并都说这种病，只要过了三年五载，便没有诊治的希望了。而这位陈先生居然说年代久远的能治，这话不但我惊疑，料想张先

生初听了，也必是很惊疑的；欢喜更是常情，不必说了。

“我即时一面教人知照敝内，一面请陈先生同到舍侄女房里。他也不看脉，也不问什么话，只要舍侄女提高嗓子，用力喊一个“歌”字。舍侄女害羞不肯喊。我和敝内劝喻了几遍，才轻轻地喊出来。陈先生听了道：喊低了不行，得尽着力气喊一声。我可立在隔壁房里听。舍侄女见说可以在隔壁房里听，觉得比立在跟前听的好些。我陪着陈先生到外面房里，听得舍侄女喊了几声，那声音都很高很长。陈先生向我点头道：还好，大概有八成能治的希望。不过多年痼疾，须多费些时日。我问须多少日子，他低头思量了一会答道：计算至快也得半月二十日工夫。我说只二十日工夫便能完全治好吗？他笑道：若是治不好，便二百日也是白费工夫。治得好，有二十日，纵相差也不远了。我当时心里也不免有点儿不相信的念头，只是他既说的这般容易，且看他怎生治法。敝内以为要开方子服药，拿出纸笔来，放在桌上。陈先生问我道：这纸笔是拿来开药方的么？我点头应是。陈先生道：若是开药方服药，只怕服到明年今日也难望治好。我治这病，一剂药也用不着吃。你只去油行里买一担桐油来，预备一口新锅一炉炭火，以外什么也不要。我一听他这些话，登时又起了一种疑团，何以呢？去年有一个江湖上行术的人，在三马路这一带，给人治脸上的麻子。听说也是用铁锅，烧一锅油，行术的人却先擦了些药在锅上，锅里的油一辈子也烧不红。他伸下手去，一点儿也不烫。在旁边看的人，就以为为了不得，相信他真能治麻子。是这么骗钱，也骗了不少。后来不知怎么被那请他的人家知道，有心算术无心的，乘行术的人不在意，换了一锅油，在火炉上炖着。油是一不滚，二不出气的，行术的人，哪里想到有人暗算呢？才伸下去五个手指，可怜痛得他大叫哎哟！旁边看的人都哄着笑起来。行术的人知道了上当，哪里还敢说什么，一手捧着那烫去了皮的手，痛得泪眼婆婆地走了。我这时听得陈

先生也说要锅要油，那治面麻的笑话，自然登时记忆起来了。禁不住一连望了陈先生几眼，一时不好怎么答应。忽转念一眼，那行术的是讲定了价钱，不过借着这玩意儿好行骗的，并且骗钱到手就走。这位陈先生在我旅馆里，果是治的好，我自应重谢他；若治不好，料他也不好开口问我要钱。他既不是骗钱，倘没有真实本领，又何必丢人哩？我看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决不肯干这种无意识的事。我有这么一转念，遂问道：用得着一担桐油吗？陈先生点头道：一担还不知道够不够咧。我又问道：要盛得下一担油的新锅么？他说不要，只要盛得下十多斤油的就行了。我说不要旁的东西了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一担油作一次用吗？他说一日用一锅，用过的不能再用，或是半个月治得好，一担油就够用；治不好，再每日去零买也不要紧。这一担是不能少的。我口里答应了。心里计算，且买十多斤来，看他治的效验怎样。他既说半月可望治好，当然一次应有一次的功效。新锅火炉，家里都有现成的。

“‘备办好了，我就请问他，何时可以施行诊治。他说那锅油烧红了没有呢？我说因先生不曾吩咐要怎么烧，火炉新锅和桐油办齐了，只等先生吩咐。就这么把油倾在锅里，安在火炉上烧吗？他连连点头道：是。我问火炉应搁在什么地方？他说自然是搁在病人房里。于是我教人照他的话办了，那锅油烧得出了黑烟，我二小儿顽皮，在厨房里切了一薄片萝卜丢入锅里，一转眼便焦枯了。

“‘我这时才邀着这位陈先生，同到病人房里。病人斜躺在一张沙发上，陈先生走拢去，和病人相离约有二尺来远近。睁开两眼望着病人，从顶至踵打量了一遍；又闭着两眼，口中像在那里念什么咒语。好一会才张眼向我说道：请你的太太来，把侄小姐的四肢露出来，我方好治她的病。我一听要把我侄女的四肢露出来，就觉得为难。并不是我固执，这治病的事，原不能说害臊的话。不过我侄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面皮最是嫩薄。她如何会肯当着面生

男子，把自己的四肢露出来呢？就是蔽内去动手，也是不中用的，因此踌躇，不好说行，也不好说不行。陈先生见我踌躇，就说道：你着虑侄小姐不肯么？我赶忙点头道：这孩子的脾气，古怪得厉害。陈先生不待我说完，用手指着病人道：此刻已不能由她不肯了。你只要你太太动手去脱就得哪！我低着看我侄女，已垂眉合目的，睡得十分酣美的样子。暗想怪呀，我进房的时候，我侄女分明光着眼望我，哪有一些儿睡意，并且这房里人多，又在白天，更明知道有男子进来替她治病，她怎的一会儿倒睡着了呢？这不待说是这位陈先生刚才闭了眼念咒的作用。我一时佩服这位陈先生的心思，陡增到十二分了。

“正待开口叫蔽内，蔽内已在后房里听得明白，即走出来到我侄女面前，凑近耳根轻轻唤了两声，不见答应；在胳膊上推摇了两下，也不见醒。凡在旁边看见的人，没一个不惊奇道异。蔽内见叫唤推摇都不醒，才放心将四肢脱露出来。陈先生左手握着病人的一只手，右手随意插入油锅里，还搅了几下，掬了一手热油，徐徐在病人手臂手腕上揉擦。擦一会，又到油锅里掬了一手油。看他嘴唇不住地颤动，好像仍在念咒。擦完了右手擦左手，两手擦完了，就擦两脚。足足擦了一点半钟才住手。向我要一杯冷水。我端了杯冷水给他，只见他用左手屈曲中指和无名指在茶杯底下，其余三个指头伸直，扶住了茶杯，右手伸直中指，余四指都拳曲，在水中画来画去，大约是画符。口里跟着念咒，这回念的声音，就比前两次大了，但是也听不出念的是些什么话。很容易地念画都完了，即喝了一口冷水，向病人身上喷去。一连喷了几口，把水喷得没有了，匆忙拉了我出来。我不知为什么这么慌急，倒吓了一跳。来到外面问道：先生有什么事？我说并没有什么事，我说怎的这么急地拉我出来哩？他笑道：不为旁的，因侄小姐即刻就要醒来，恐怕她见自己露着四肢，又见有男子在跟前，面子放不下。你去教你太太囑

咐她，若觉得四肢胀痛，可略略地伸缩几下，看能随着心想的动弹么？我点头应是。即叫敝内出来，照着话嘱咐了。敝内说陈先生才跨出门，病人就醒来了，一看自己的四肢都露出了，面上羞的不得，两个眼眶儿都红了，几乎哭了出来。劝慰了多少话，才好些。正说四支胀痛的厉害，你这里就叫我出来了。我点头教敝内进去，依话嘱咐。我就陪陈先生，回到他住的房里，问他明日仍是如此治法么？他说是的。

“我心里急想看病人受治内是如何的情形，即辞出来到舍侄女房里。见房中的人都是喜形于色，已知道是有效验了。敝内对我说，二十年来不曾有过知觉的手脚，此刻忽然能动，能缓缓地伸缩了。陈先生的本领，真神奇得骇人。我听取这话，自然欢喜得不知要如何敬仰这位陈先生才好。连今日已经治过了四次，舍侄女的手已经端碗拿筷子，自己吃饭了。陈先生说，看这情形，半月后包可全好。张先生你看，像这么神妙莫测的医道，怎能叫人不五体投地地佩服？”

张四爷述到此处，立起身从桌上拈了一本香烟，拿自来水擦着，坐下来呼呼地吸。黄太太也起身斟了杯茶，送给张四爷，笑道：“你说了这么久，只怕口也说干了，喝口茶润润喉咙。”张四爷喝着茶笑道：“我这说的，不是我亲眼见的；我昨夜所见的，还要神奇几倍呢！”姓黄的朋友问道：“这人还住在你那旅馆里么？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呢？”张四爷道：“我那旅馆主人的侄女，病未全好以前，这人是不会走的。二十多年的痼疾，好不容易才遇着一个这么好的医生，恰又住在自己开的旅馆里，岂肯不待治好就放他走？”黄太太问道：“这人就只会治病，还有什么别的本领咧？”张四爷笑道：“若只会治病，我也不这么佩服他了呢。我且把我昨夜亲眼所见稀奇古怪的事，说给你们听。这人的本领，你们就更可知道了。”

四 原来是你

张四爷接着说道：“前夜旅馆主人，向我说完了那一篇话，我自然也表示相当钦仰的意思。就对主人说道：我在江湖上，也混了四五十年，像这般奇怪的人，倒不曾见过。于今既是同住在一处，又有你可为我介绍，岂可当面错过，不去拜会拜会吗？但不知此刻不曾出外么？旅馆主人很是热心，连忙伸铃，叫了茶房进来，问道：你知道七号房间里的陈先生，没出外么？茶房道：七号陈先生么，他从来不大出外，此刻多半又在床上睡呢。主人点点头对我说道：就介绍你去会他好么？我说何妨且教茶房去看看，他若是睡了，我们就不好去惊醒他。主人大笑道：没要紧，他在我这里将近住了一个月，我们见他坐着的时候很少，终月只见他睡在床上。他又不怕冷，身上穿的衣衫单薄，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怕冷，睡在被里暖些。准知他并不多盖被。我这里从十一月初一日起，每间客房里的床上，都是两条被，一厚一薄。他把厚的不要，卷起来搁在椅上，只盖一条薄的，还是随意披在身上。房里也不要火，你看这几日的天气有多冷，只就这一点观察，他的本领即已不寻常了。我应了一声是说道，他既是睡的日子多，我们去会没要紧，那么就走罢。

“于是我即同馆主人下楼，到七号房门口，馆主人用两人指头，在门上轻弹了两下。便听得里面说：是谁呀？尽管推门进来呢！我的平江朋友最多，耳里听平江话，听得最热。陈先生一开口，我便听出是完全的平江口音了。

“推门进房一看果是曾睡了，才从被里坐起来的样子。馆主人指着给我介绍。我拱手说了几句仰慕的客气话。这位陈先生的应酬言语，却不敢恭维，简直笨拙得很。我初次见面，不便说要他显什么本领给我看。就算我能说得出口，他也未必这么轻率，肯随

意使出什么手段来给我看。只得和他闲谈，提出几位平江朋友的名字问他，看他认识不认识。提到朱翼黄的名字，他微微地点头笑道：我来住这旅馆就是翼黄介绍的。他还约了今晚到这里。张先生和他有交情吗？我听了喜笑道：翼黄是我的把兄弟，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可恶他介绍先生到这里来住，明知我也住在这里，竟不给我引见引见。他今晚不来便罢，来了我必得质问他。馆主人笑道：今夜风大雪大，翼黄未必能来。我也不知道翼黄和张先生有这么厚的交情，若知道也早说了。

“大家正说笑着，翼黄已走了进来。我一见面就跳起来，一把抓住翼黄的衣袖说道：你倒是个好人，陈先生这么奇特的人物，你带他到这里来住了将近一月，就瞒着我，不给我知道。今日若不是馆主人对我说，给我介绍，真要失之交臂了呢！你自己说，对得住我么？翼黄也不答辩，举手指着这位陈先生道：你老哥自己去问他。看是我不给你老哥介绍呢，还是他不肯给人知道？老哥以为他这回替馆主人的侄小姐治病，是有意自炫吗？这房里没有外人，我不妨说给老哥听。他这次从广东到这里来，上岸就到我那里。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我的境况，老哥是知道的。岂但没钱给他使，连可给他暂且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若论他的本领，不是我替他吹牛皮，便立刻要弄一百万到手，也不是件难事。但他平生不曾做过一件没品行的事，没使过一文没来历的钱。我只好介绍他到这里来住。等过了年，再往别处去。前几日到我这里来说，旅馆里的房饭钱，五天一结算，已送了四次账单来了，共有二十多块钱。再不偿还他，面子上有些不好看。我说不妨事，馆主人和我有交情。已说过了，到年底算账。账单尽管送来。这是上海一般旅馆的例规，你不理会就没事了。他说是这般难为情，我知道馆主人家，有个残废的女子，我学毛遂自荐，替他家治好了，房饭钱就迟点儿还他，便没要紧。我说那很好，你不必自荐，我去对馆主人说就是